

## <<沧浪之水>>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沧浪之水>>

13位ISBN编号：9787020035250

10位ISBN编号：7020035256

出版时间：2001-10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阎真

页数：52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沧浪之水>>

### 内容概要

《沧浪之水》的作者以娓娓而谈的文笔和行云流水般的故事，写出医学研究生池大为空怀壮志、无职无权的苦，时来运转、有名有利的难；在真切地展示他的人生旅程的同时，也把困扰他的人生难题一一解开。

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深深吸引，似在欣赏小说，又似在体验现实。

## <<沧浪之水>>

### 作者简介

阎真，湖南长沙人。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语言系，1988年获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中南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他的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海外版名《白雪红尘》）199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沧浪之水》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沧浪之水>>

书籍目录

序篇	一	二	三	四	第一篇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第二篇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第三篇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 &lt;&lt;沧浪之水&gt;&gt;

## 章节摘录

三年前，她读大学三年级时，一切都还是一帆风顺的，真可以说要风有风要雨有雨指哪打哪。可从父亲死于车祸的那天开始，她的人生就轰毁了。

打击在悲痛之余接踵而至。

她在系里原来是很红的，突然就不那么红了。

她自觉地调低了做人的姿态，可心中充满了报复的冲动。

省人事厅的副厅长是父亲的朋友，曾拍了胸脯包了她的分配的，去北京深圳都没问题，可毕业时再去找他就不行了。

也不说不行，可就是解决不了问题。

更令她痛心的是，原来的男朋友毕业后留了北京，知道她去不了北京，就分手了。

她说：“一场车祸改变了一切，我哭了多少次啊，现实是如此现实，我不能不现实。

我也是幻想过来的，都成了泡影，飘到天上去了。

”说着勉强笑了一笑。

不知为什么，我对她那沉痛的倾诉无动于衷，以前得到的太多了，太优越了，现在失去了就感到了撕裂般的疼痛。

可是还有那么多人，比如三山坳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什么。

习惯了在舞台中心扮演角色，稍稍寂寞一点就如此不甘心。

等她平静了一会儿，我说：“我对权力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她说：“什么都是慢慢来的，你不为我争口气，总该为自己争口气。

小心连丁小槐都爬到你前面去了。

”我说：“他爱爬他爬，我还得挺起腰像个人似的走，爬还没学会。

今天才体会到这个爬字是如此生动。

”我张开双手比划着爬的姿态。

“不爬那能行吗？”她说，“刘主任病了让他来代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你倒不急！”我说：

“想不到你一个女人对权力这么感兴趣，要不以后你弄个厅长部长干干，我也伴你点福。

”她说：“那是你们男人的事。

”我说：“原来江青她是个男人。

”她嘻嘻笑了说：“一个女人找个男人，就是要找个精神支柱，找个靠山，他要是座山才能靠啊，一棵小树，哪靠得稳？”我说：“第一次体会到靠山这两个字如此神韵，古人造词真是了不得啊！”

通过董柳我悟出一个道理，一个人在他特别关注的事情上，由于情感还有利益的遮蔽，总会有盲点，使他不能客观地去认识事情，人就是有偏见，有了偏见就不可能有客观性，也不可能有自觉的公正。我用这种观点去看周围的人，发现同样是一种有效的一种观察方式。

就说丁小槐吧，他走在马厅长身边时总是侧着身子，他自己肯定没意识到这种姿态有多么难看，而马厅长呢，也不会意识到身边人的这种姿态有什么不正常。

想到马厅长我又想起了一连串的事。

马厅长他是何等精明的人，又何等自信，可为什么也经常会犯糊涂呢？他一下楼，几个人抢着帮他开车门，他似乎浑然不觉。

他自信到了偏执，别人的任何意见都听不进去，好几个有自己看法的副厅长都被他弄走了，身边只留下一群唯唯诺诺的人，这群人随时可以露出狗的嘴脸，叫他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

他经常说，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到今天仍这样说，可谁说了他不喜欢听的话又能平安无事？我就是其中一个，只怪自己太相信大人物了。

还有，他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本性使他最痛恨奴颜媚骨，但为什么他在奴颜媚骨的包围之中无动于衷？还有施厅长，他在位的时候定下的退休原则是六十岁一刀切，这把刀切了许多人，就是不切自己，六十三了还坚守在岗位上，省里宣布了他退休，他还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世人都有一些生活原则，可又都本能地把自己当做这些原则的例外，原则的手电筒都是用来照别人的。

## &lt;&lt;沧浪之水&gt;&gt;

自我是人性的盲点，人太爱自己，本能地从自我的立场去体验一切，评判一切，本能地排斥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东西。

人们对事情的态度总是由自己的情感和利益决定的，没有什么客观性可言。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赞成和反对，可那些缘故的依据又是什么？不论事情转了多少个弯，说到底那些缘故只能是自己。

偏见无法依据逻辑来矫正，它本身就是一个逻辑起点，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能要求董柳客观地看一波吗？人有脑袋，可他的脑袋是由屁股决定的，屁股坐在哪里就说哪里的话，而且坚定不移坚如磐石。

道理是假的，利益是真的。

道理随着利益转，因此各有各的说法。

小人物如此，大人物更是如此，不同的只是小人物没有力量左右事情的方向。

这么一想我对理性和公正失去了信心，甚至感到了恐怖。

在昏暗的灯光下，许小曼的眼神有点变了，我装作看不懂，心里有点不知所措。

她说：“那也不一定。

你以为我现在很幸福吗？

”我说：“看上去还不错，要有的东西都有了。

能活到这种境界，满世界也就那么几个人。

”她说：“那也不一定。

我和他倒是门当户对，凭着这一点走到一起来了。

不然的话，我到今天的份上还要晚几年吧。

可他们那些人吧，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道德感。

他们从小就看穿了世界是怎么回事，世界是为他们安排的，有了钱，不够，又有了权，还不够，还要有女人，以及一切可以满足欲望的东西。

他跟公司的女秘书有那么一手，我装糊涂都一年多了。

这已经是第二个了，我生了女儿不久他就开始了。

你相信我有这么好的忍性？

我忍了，给我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吧。

想一想能干的男人要他一辈子只跟一个女人，那不可能，换一个男人还是那么回事。

世界对女人太残酷，我得认了。

我不认了不装糊涂，揭开来吵翻了，反而给外面的女人机会了，她还要找上门来跟我竞争。

罗雅芳就是在这种外公平竞争中出了局的，所以她这次聚会都没来。

人家大学刚毕业，我女儿都六岁了，公平竞争？皇后都要忍了三宫六院，我还不算最倒霉的吧。

想想他们也玩不出什么新的花样来，我也就忍了。

男人就这么回事，你让他为你改变，不可能。

”她说着身子渐渐斜在沙发上，“我说我不幸福，你信不信？”我点点头说：“他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她说：“他是个聪明人。

”我说：“你装糊涂，他对你装出来的糊涂又装糊涂，这两个人不是天天演戏，怎么演得下去？”她说：“有什么演不下去，明天你见了匡开平，还是老同学嘛。

”我叹气说：“别人碰到这些事不奇怪，可许小曼碰到这样的事，我就不服气，你是许小曼啊，当年是什么人物？”我竖起了大拇指，“什么人物？”她自嘲地笑一声说：“女人还能说当年？”说着手捋一捋头发，顺势往桌子上一搁，碰着我的手，就慢慢地靠拢，握在一起，越握越紧。

两人都不说话，我感到紧贴的掌心里有一颗小小的心脏在跳动，一下，两下，非常清晰。

我仔细去体会那颗小小心脏传递的情绪，心中掠过一丝柔情。

怎么办？我是男人，我应该选择一个方向了。

我紧张思索着，想到对面的人是许处长，不是当年的许小曼了，我平静下来，飞快地瞥了一眼手表。

许小曼马上松开手说：“我们走吧。

”走到外面，她挥手叫了夜游的出租车，望也不望我说：“你妻子她真幸福，真幸福啊。

## &lt;&lt;沧浪之水&gt;&gt;

” 一波在医院住了十七天，就出了院。

儿子出院后家里冷得像个冰窖。

在医院的时候我和董柳还说说一波的病情，现在连这个话题也没有了。

董柳沉默着，连儿子也沉默了许多，总是坐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双眼睛追随着大人的行动。

岳母从董卉那边过来照看一波，她也沉默了许多，迟钝了许多。

我嚷嚷着跟一波说话：“来来来，爸爸给你讲葫芦娃。

”可当我的声音一停，就只剩下了一片空寂，显出了这种嚷嚷的做作。

为了躲避这种空寂带来的压力，我吃过晚饭就跑到办公室去，把白天看过的报纸再看一遍，然后就那么坐着，一连几个小时。

寂静中我感到有一只毒虫在噬咬着蚕食着我的心。

我想象着那毒虫的形状，满身黏液像蛇一般滑腻，可又披着又硬又厚的甲，还有无数的小脚 在蠢蠢而动。

我从心里感谢冥冥之中的那个存在。

说真的从一波的裤管剥下来的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作好了会留下后遗症的心理准备。

可居然没有留下多少疤痕，只是左边小腿上有硬币大的那么一块皮肤没有恢复，看上去亮亮的，摸起来十分平滑。

如果是夏天呢，如果开水倒在了脸上呢？真不敢想啊。

厅里有些人问一波的病情，我就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一边感叹着钱的重要性，却不涉及比钱更重要的权。

开始还有其他办公室的人跑来听我说事情的前后，说顺口了我也忘了对谁说过对谁没说过，逢人就讲。

有一天我讲的时候，旁边一个人过去说：“大为怎么跟祥林嫂一样，天天我真傻我真傻的。

”我马上住了口，不再讲了。

是的，我真傻。

我对董柳说：“这次是不幸中的万幸。

”好一会儿她说：“万幸那你的意思是烫得好？别人的儿子擦破点皮就是天塌下来了，我一波烫成这个样子还是万幸，他就比别人低那么多？”又说：“要低也不是一波他做儿子的低了，他哪点不如别人！”

”不管我从哪个方面扯出一个话头，都会被董柳冷冷地剪断。

有什么事情必须要交流了，她就通过儿子来跟我说话：“爸爸

## <<沧浪之水>>

### 编辑推荐

《沧浪之水》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倾尽沧浪之水，难以洗涤净的是我们蒙尘的心灵。

以《曾在天涯》扬名海外留学生界的阎真，几年来厚积薄发，再次推出长篇小说《沧浪之水》，或说是“揭示了时代的生活死结和变革的希望”，或说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处境和选择”，其实小说就是小说，见仁见智，相信你亦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沧浪之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